

三四十年代中国婚恋小说系列

# 结婚十年

苏青



花 城 出 版 社



三四十年代中国婚恋小说系列

# 结婚十年

苏



花 城 出 版 社

粤新登字 05 号

## 结 婚 十 年

苏 青 著

\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.75 印张 插页 270,000 字

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 册

ISBN 7-5360-2143-7

I·1842 定价：15.30 元

## 目 录

结婚十年 ..... 1

续结婚十年 ..... 185

结婚十年

# 辭韻十爭

紙，附翻木

齊亦我，翻木

，翻木

或製梓

下我

## 结婚十年

### 一 新旧合璧的婚礼

徐正甫

为长男崇贤

苏俞淑宜

为长女怀青

结婚启事

谨詹于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月  
十日下午三时在青年会举行结  
婚典礼概从简略恕不柬邀特此  
敬告诸亲友好谨希 谅鉴

双十节的早晨，当我们的结婚广告刊出时，天还没大亮，房间里却早已黑压压地挤满了人了。母亲昨夜是同我一床睡的，那是N城的规矩，说是在遣嫁的前夕，娘该伴着女儿睡，好在夜里细细教她做媳妇的道理。可是母亲没有教我，她上床的时候，我早已睡熟；第二天还不到五更时分，她便匆匆起身，料理杂事去了。其后只进来过一次，叫我先在床上吃些点心，吃好了仍旧睡下，千万别起身，在花轿没有进门以前。

坐花轿是我乡女儿的特权，据说从前宋康王泥马渡江以后，就逃到我乡某处地方，兀术追了过来，康王急了，向路旁的一个姑娘求救。那个姑娘便叫他躲起来，自己却诳兀术说康王已

逃向前方去了，因此救了康王一命。后来康王即位，便是高宗，想报此恩，可是找不到这位救他的姑娘，于是便降旨说凡N府姑娘出嫁，均得乘坐花轿。这花轿据说乃是仿御轿形式而造，周围雕着许多凤凰，轿前一排彩灯，花花绿绿，十分好看。按照一直传下来的规矩，只有处女出嫁，才可坐花轿，寡妇再醮便只可坐彩轿（在普通轿子上扎些彩，叫做彩轿），不许再坐花轿。若有姑娘嫁前不贞，在出嫁时冒充处女而坐了花轿，据说轿神便要降灾，到停轿时那位姑娘便气绝身死了。

母亲当然相信我是处女，因此坚持要我坐花轿，不可放弃这项难得的特权。我觉得坐了花轿上青年会去行文明结婚礼，实在有些不伦不类，但一则因为羞答答的难于启齿，二则恐怕母亲疑心我有他故，以为我在怕轿神降灾而不敢坐了，所以结果还是由她们主张去，坐花轿就坐花轿吧。

花轿是由男宅雇定，抬到我家来迎亲的，进门的时候已经晌午了，我正在床上着急，因为整个上午没有起来，大小便急得要命。好容易听得外面人声鼎沸，房间里的人也骚动起来了，孩子们哭呀哭：“妈呀！花花轿子来啦！我要去，囡囡要去看呀！”我知道花轿到了，心中恰如遇到救星，巴不得她们都一齐出去，好让我下床撒了尿再说。不料她们却不动身，只在窗口张望，一面吆喝着孩子不许顶头迎上去，说是冲了轿神可不是玩的。她们喊：“囡囡，不许上去，快回来呀！新娘子还在床上没起来哩，快来看新娘子打扮呀！”真糟糕！她们还不肯放我自由哩。那时我的小便可真连拚命也自忍不住了，然而却又不能下床，给人家笑话说：花轿一到新娘子便猴急起来自己窜下床了，那还了得吗？我急得流下泪来。泪珠滚到枕上，渗入木棉做的枕芯里，立刻便被吸收干了，我忽然得了个下流主意，于是轻轻的翻身来，跪在床上，扯开枕套，偷偷地小便起来。小便后把湿枕



头推过一旁，自己重又睡下，用力伸个懒腰，真有说不出的快活。不一会，吹打手在房门口“催妆”了；我拿被蒙住了头，任他们一遍，二遍，三遍的催去，照例不作理会，正想朦胧入睡时，伴娘却来推醒我了。

其后，便有两个伴娘来替我化装，我的五姑母坐在旁边指点，房间里满是看客，我生平从不会当着人涂脂抹粉，心里觉得怪不好意思。可是五姑母却得意洋洋，巴不得多些人来欣赏才好，因为我这天的新娘装束完全是她出的主意，母亲一向信任她，当然不会不同意。她说时下的礼服虽然都用白色，但是她看着嫌白色不吉利，主张一定要改用淡红绸制，上面绣红花儿。纱罩也是淡红色的，看起来有些软绵绵惹人陶醉。手中捧的花是绢制，也是淡红色，这是我五姑母顶得意的杰作，她说鲜花易谢，谢了便不吉利，不如由她用人工来制造一束，既美丽，又耐久。她真替我设想得周到，处处是吉利第一，好看第二，头上的花环也用粉红色，脚上却是大红缎鞋，绣着鸳鸯，据说这双鞋子因与公婆有关，因此不能更动颜色。我的身材既矮且小，按理一双高跟皮鞋是少不来的，“但是，”我的五姑母说：“你年青不明白道理，这双红缎鞋子却大有讲究，你穿着它上轿，换下来便妥为保存，将来等到你公婆百年之后，你要把它拿出来缝上孝布，留出鞋跟头一阔条红的，那便是照你公婆们上天堂的红灯，假使你今天穿了皮鞋，将来又怎能缝上孝布去呢？不是害你公婆只好黑暗中摸索着上天堂了吗？”我想好在礼服是长裙曳地，穿什么鞋子都看不见，红缎便是红缎的吧。

打扮完毕，外面奏起乐来，弟弟便来抱我上轿了。据说那时我应该呜呜的哭，表示不愿上轿，由弟弟把我硬抱进去。可是我没有这样做，因为那太冤枉了弟弟，他事实上并不曾强迫我上轿嫁出去，那是真的。然而他还得循俗抱我，累得额上青

筋暴涨，好容易喘着把我抱到了轿前，我赶紧下来，走进轿子。那时只听得客人们都哗笑起来，据说为的是我不该自己进轿，还该由他把我推了进去，才合理。可是我既已进去了，再出来也不好意思，只得索性一屁股坐定，垂头闭目装新娘样子。说起这坐轿的规矩来，母亲倒是教我过的，她说坐定后便绝不能动，动一动便须改嫁一次。我不敢动，直到后来伴娘把一只滚烫的铜炉放在我脚下了，灼得我小腿都快焦掉，不禁左挪右挪的，把屁股不知颠动了多少次。至于我将来是否便会再嫁三嫁而至于多次嫁呢，那是有待事实证明的了。

于是四个轿夫上来关好轿门，放好轿顶，花轿里便几乎是添黑的了，闷气煞人。脚下的铜炉一阵阵弥漫出热气来，逼得人昏昏沉沉地，我生怕窒息了，移时反冤枉落个不贞的罪名。我孤零零地闷坐在轿中，与我作伴的，据说还有个轿神，她是吊死鬼，因不服恶霸抢亲而吊死在轿中的，后来皇帝封了她，叫她专门考察这轿中新娘的贞节与否。她这时正高踞在我的头上，若是发现我稍有不贞之处，便会马上把我处死。我虽然自信决没有处死的罪名，可是总也有些害怕她散发吐舌的吊死鬼样子，因此闭了眼睛抵死不敢向上观看。轿中又热又闷又黑暗，冥冥中还伴着个可怕的轿神，我奇怪康王当时为什么要以怨报德，把捞什子花轿赐坐给我乡女人？我想，这样看来，怪不得后来他会害死精忠报国的岳武穆呢，原来真是个昏君，真是个昏君！

正愤愤间，花轿在青年会礼堂外停下了，接着又是一阵骚动，仿佛所有的人都围了上来，于是有人吆喝着让路，轿门开了，眼前光亮起来，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站在我面前，把我的裙子扯了一下，我知道那叫做“出轿”，我便可以走出来了。只是我刚才在上轿时曾给人家讪笑过一次，还怕这次太急了又要惹人笑话，因此仍旧端坐在里面不敢自己下来。于是小姑娘退出

去了，一个脸孔苍白，嘴唇涂得红菱般的少妇探首进来打量我一下，回头悄声对旁人说：“这个新娘子是N城人打扮，哪没上海派头。”我听得怪刺耳，不禁心里动起气来。

慢慢地，慢慢地，随着音乐的拍子，一步一挨，我挨到了礼堂中间站定了，顶使我奇怪的是，前面没有一个兴奋地、带着羞地等候着我的新郎，倒反而是我站定了在等候着他，让众人品头评足的说个高兴。后来客人中居然也有人查问新郎究竟躲到那儿去了，我这才知道我的新郎原来不按照新式规矩先我而入席，却是遵循从前旧式结婚的习俗，预先躲藏好了，表示不愿拜堂，要人家把他找着了硬拖出来，这才无可奈何地勉强成礼。这规矩虽不是他自己首创，但不知怎的，我对于这点竟是感到非常不快。等了许久许久，我的新郎总算在众人拍手声中越起着出来了，在我的右旁站定，便听得一个女人声音在悄声嗔着他：“跟你讲过多躲一回，怎么这时就跑出来？”我不禁偷眼向右面脚下望过去，只见贴近新郎脚旁的是一双银色高跟皮鞋，银色长旗袍下摆，再望上去，越过银色的双峰，在尖尖的下巴上面，玲珑地，端正地，安放着一只怪娇艳的红菱似的嘴巴，上唇微微翕动着，露出两三粒玉块般的门齿。我不敢再往上看，因为我怕接触她的眼光。

婚礼在进行了，新郎新妇相对立，三鞠躬，我微微战栗着，生怕失仪。许多来宾都不按座位，纷纷围上来看，主婚人，介绍人都给挤到旁边去了，霸占在女方正婚人席上的是一个粗黄头发，高颧骨，歪头颈的姑娘，她正咧开嘴向新郎笑，一面喊哥哥，一面扮着鬼脸，显得她的尊容更加丑陋了，我不禁暗暗打个恶心，低下头去不再观看。

婚礼完了，我们都在结婚证书上盖了章。证婚人，介绍人，统统都在上面盖过了章，崇贤与我便是百年偕老的夫与妻了。他

那时才二十岁，我才十八岁，假如我们都有六十岁寿命的话，便足足要做上四十年的夫妻。

行礼毕，伴娘领着我退了出去，在一个耳房中换过妆，重又进入礼堂里来。这次贤已先我而在，他也换了长袍马褂，仆役铺好红毡，我们便站在上面向长辈族人及亲戚们行献茶见面礼了。先是翁姑，继而伯公伯婆，叔公叔婆，而至于舅公舅婆，姨丈公姨婆，姑丈公姑婆等等，一对对，一双双，挨了下去，有几个子身守寡的婆字辈女人都推三阻四的不肯上来，说是不祥之身，叫新人免礼了吧，后经新郎一请再请，始噙泪接过盘中的茶去。

长辈见过，见平辈了，那个歪头颈的姑娘原来便是我的小姑娘，我不禁偷望了贤一眼，拚命忍住发笑，贤不曾看我，但他似乎也感到这点，脸上讪讪的有些不好意思。那个姑娘却狠狠地钉了我一眼，她的眼珠凸了出来，眼圈上虽涂着青灰的颜色，却掩饰不住她的红眼险的毛病。她真是一个丑丫头，我想。

后来，贤在招呼那个银色衣裳的少妇上来见礼了，她不胜幽怨地瞅了他一眼，轻轻嗔他道：“你倒好，也来搭我寻开心。”说着，撅起她红菱似的嘴巴装出生气样子，但是贤一笑，她也就马上笑了。贤扭转头来半像对我讲，半像对自己讲似的说声：“算了吧！”接着就请别人上来同我们见礼了。

他家的亲族真多，见礼毕，天已全黑了。于是大部分人都到他家去喝喜酒，只剩少数爱吃西菜的男客，留在青年会自管自吃大菜。回家去的时候，我同贤分坐了两顶官轿，他在前面，我在后头，一路如飞的抬到本宅。本宅里外照样也是挂灯结彩，吹吹打打，热闹非凡。前进大厅中陈列着我的嫁妆，花花绿绿，在供女客们批评指摘。她们指摘我五姑母送我的顶讲究的绣花枕套，指摘我母亲煞费心计给购来的各种摆设，嫉妒冷笑的语言

句不时投进我的耳中来，我恨不得马上跑过去拧她们的嘴，大声地告诉她们说：“那些东西都是我的！不是你们的！叫你们来批评啥个屁话？”可是我究竟是个有教养的女儿，我不敢这么做，看看她们愈来愈胆大，索性批评到我的面貌来了，尤其是那个银色衣裳的少妇，拣着我走过时偏要悄声对那个歪头颈的小姑娘说道：“新娘子面孔虽还不难看，不过身材太矮啦，不好，同你哥哥一些勿相配。”她是个苗条身子，在笑我生得矮小，哼！我也赌气再不要去听她们，我只想休息。半天的站立，鞠躬，跪拜，把我的脚腿都弄酸了，半新不旧的婚礼真累死人。我的房间在哪里？我的新郎又在哪里呢？

## 二 洞房花烛夜

前厅，中厅，以及后面正厅里的汽油灯照得雪雪亮，喜筵已经摆好了，众宾客纷纷入座，秩序很凌乱。新娘坐筵在正厅上首，两张八仙桌并在一起，周围围着大红缎盘锦花的桌裙，水钻钉得满天星似的，虽在强度的灯光下，也能够闪闪发出光亮来。我换了套大红绣花衫裙——那是旧式结婚的新娘礼服——头上戴着珠冠，端然面南而坐。在我的面前摆着一副杯筷，四只高脚玻璃盆，盆内盛着水果，一字排在当前。较远的一张八仙桌上，整齐地放着珠五牲，灿烂夺目。桌前落地放着对大蜡台，铸着福禄寿三星像，高度与我身长仿佛，上面燃着对金字塔花烛，发出它们熊熊的火光。桌上尚有两对小台，有玻璃罩子，夜间也燃红烛。正厅左右两边各摆四桌酒席，阶前一排也有好几桌，两个大天井都用五彩满天帐罩住了，也摆酒席，楼上也

有，后来据他们统计，这晚共摆百多桌酒，到的宾客有一二千人。正厅以及正厅外面的天井中都坐着女客，中厅是男女席都有，中厅外面的天井以及前厅中则都是男宾席，男席的酒菜较女席好，这也是习俗，女客们绝不会生气。我坐的这席上的菜也与男宾一样，可是我不能吃，新娘坐筵是照例不举箸的，眼看着一道道热气腾腾，肉香扑鼻的菜及点心捧了上来，我只好暗中咽口唾沫。伴娘们虎视眈眈的在旁监视着——与其说侍候，不如说监视为确——因为那桌菜收下去统是她们的好处，这也是老规矩。前厅中猜拳赌酒，吵得热闹，夹着管弦乐队的弹吹声，唱戏声，扰得你耳朵一些也不得安宁。女宾席虽然比较斯文一些，只是孩子们爬上跳落，抓这样要那样的，一会儿指头烫痛了，一会儿舌头咬出血了，哭呀吵的，也够嘈杂。在诸般杂乱之中，我的心里只惦记着一个问题，就是：我的新郎究竟在哪里？

当我的新郎出现在我眼前时，我们已对坐在房内饮合卺酒了。这次说是饮酒，其实也是不沾唇的，只在伴娘等人的导演下扮演出活剧而已。一会儿礼毕，房门外奏起乐来，便是送子讨喜包了。接着众宾客蜂拥进来，实行“闹房”。闹房是N城的大礼，不可或缺，据说是“愈闹愈发，不闹不发”，“发”当然是指发财啰！闹房以男客为主，他们也有组织，推出一个为首的人来，叫做闹房总司令。我们这次的闹房总司令是贤的舅母的第二个儿子，他们都叫他“八戒和尚”。他们一窠蜂似的进来了，我吓了一跳，眼睛望着贤，心想他们不知将怎样为难我们哩！不料他倒若无其事地笑了笑，独自倚着窗口站定了看，由着这批醉醺醺的野男人们把我团团围定，一个个抢着提出无理的要求：——我们要新娘唱一只外国歌！

——我们要新娘跳一只舞！

——你不答应，便要你跑过去同新郎亲一个嘴！

——喂，新娘子，我问你今天吃几碗饭？

——我问你几时生小孩子？

——先养弟弟还是先养妹妹？

——……

——……

我茫然站在中央，心里又急又恼，只凭着伴娘们在同他们交涉讲斤头，自己不知如何是好。正为难间，幸而有一般老太太，太太们来了，这些醉小子倒也晓得礼道，让出一条路来。于是老太太们按次坐定，叫伴娘另外端过一把椅子来，当中放下，叫我就坐在这把椅上面，这时我重又堕入五里雾中，不知她们在闹什么花样。我坐定后，她们中有一位银白头发瘪了嘴的老太太，便来施发号令，命人拿烛台来。

“不用烛台，老奶奶，我有电光灯。”闹房总司令上来献殷勤了。

“不用你管，”他的祖母拒绝了他，一面仍命令下人：“拿烛台来！”

一个伴娘把烛台递到她手里，她接着颤巍巍的拿到我面前来仔细照看。她的注意力似乎集中在我眉宇之间，半晌，把烛台交还了伴娘，对我说道：“好孩子！你的眉毛锁结得密密紧紧的，幽闲贞静，的是书香人家出来的好小姐！”

“而且新娘子五官也生得端正！”另一个态度大方的中年妇人也来凑趣，“真是个好福相。你老太太有了这未好的外孙媳妇，明年准抱玄外孙了。”

“真的，”老太太瘪着嘴巴笑了，“但愿你们两小口子和和气和，应了姑婆金口，明年给你公婆养个胖小子吧。”

“一定的！一定的！”醉汉们抢着替我答了，老太太们谈了会闲话，便自一个个退出去了，最后，贤的外婆也站了起来，一面预备走，一面吩咐她孙儿道：“阿棠，别闹得太凶了，他们孩子家脸嫩，搁不住你们瞎取笑的。他们今天也累了，早些让他们安歇了吧！”

正说间，有几个小姐少奶奶们也闻风追着进来了，最后进来的正是那个银色衣裳的少妇，她的脸上新擦过粉，红菱似的嘴巴，唇膏涂得特别多。老太太见了她进来怪不高兴的样子，她向她眨了一眼，说道：“瑞仙，你来扶着我回去吧！”少妇露出失望的神情，但不敢不过来搀扶，她的眼睛睇视着贤，贤便上来替她求情：“老奶奶，你让大嫂子在这里玩一会吧，我来扶你回去。”

“不，”老太太坚决地说，“你们新房要图吉利，她是个……”少妇的脸色倏的变了，她气愤愤地过来，使劲搀住老太太，头也不回的走出去了，我懂究竟，只是心里纳闷。

于是闹房的人又旧话重提了，他们要我同贤接吻。我当然给他们不理不睬，这样吵呀吵的十二点钟多了，伴娘们苦苦央求：“诸位老爷！时候不早了，小姐同姑爷该安歇了！就是诸位老爷辛辛苦苦的，也请早些出去安歇了吧。”

“要我们出去容易，就叫你们小姐快些同姑爷亲个嘴好了！”他们一致嚷了起来。

一个年青的伴娘回答道：“亲嘴是床上的事，当着诸位老爷，我们小姐怎么肯呢？我想……”

“你想什么？”那个叫做阿棠和八戒和尚的总司令发话了：“既然你们小姐不肯亲嘴，就是你来代一个吧！”说得众人都拍起掌来。

伴娘飞红了脸，说道：“老爷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我想，我是



说，还是叫小姐同姑爷拉拉手吧！”他们起先不答应，后来看看已是一点一刻钟了，大家一个个打起呵欠来，便只得就此罢休，叫我同贤拉了拉手。

客人散后，伴娘们替我卸了妆，把房间收拾干净了，烛台洋灯都拿出去，只剩床边大梳妆台上的一对花烛。收拾完毕，她们都叩下头去，说几声“早生贵子”，道了晚安，便自出去向账房领喜包去了。房中只剩下我同贤两人，颤抖着的，行将燃尽的烛光映在窗上，幽暗地，而又寂静地悄然无语，我微微觉得有些恐惧。

我们两个人谁都不敢先开口。我本来是斜倚在梳妆台旁的，这时索性面对着镜，疲乏而又无聊地剔着自己的指甲。贤似乎也同此感觉，他在桌上拿了支香烟，擦根火柴把它燃着了，吸不到两口，却又把它放下，口中轻轻吹起口哨来。过了一会，窗外似乎有人来窥视了，悉索有声，贤便前去张望一下，把窗帘扯得更紧些，然后再到门隙处视察一番，慢慢地踱到我的身后来。梳妆台上的大镜子里映出他颇长的身子，我的高度只能及到他的胸口。

他迟延了片刻，轻声而又不大自然地说道：“青妹，我们早些睡了吧！”二点钟了，还说早。

我不作声，把头直低到胸前，胸口跳得利害。

他搓着双手，又踱回桌旁去，见上次吸过的一根香烟尚未燃完，便重又把它夹了起来再吸，吸了两口，索性把它扔到痰盂里去了。于是接连打两个呵欠，又对我说道：“我要睡了，青妹，你也早些安歇了吧？”顿了一顿，又说：“你今天也累够了。”

我在喉咙底下“嗯”了一声，只是不动步。他却自管自的脱了衣服睡下，我这才开始后悔起来。我想：假如他竟自睡着